忠定公方略
完
3481.93
4050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備禦方略序

自古善談兵在儒家好用兵

在武將法兵以正用兵以奇

奇正相乘百戰百勝之術du若

我先祖延平公以舊官屈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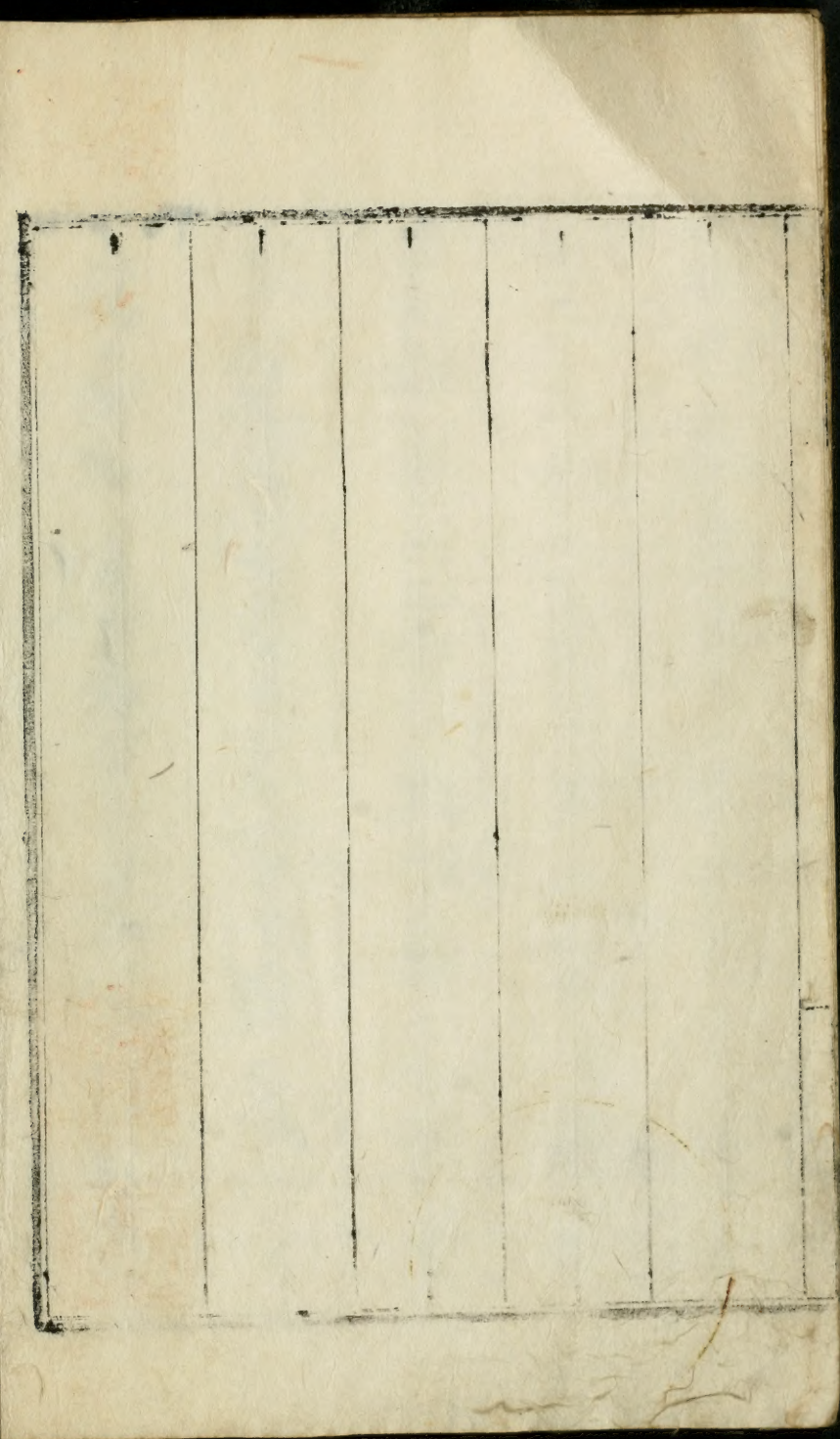
龍灣人天使劉總兵幕府一覽神書得其要領每授召募官而輒有勞勤丁卯講和之後公料虜人每逞屢陳備禦之策而時相~~擬搯~~沮格不行公沒之三年虜果大

孝而入仁而蒙塵於南漢痛
哭不敢曰李某若之豈使予至
此之悔不用其言也一年東西賊之起
也余以前節靡附子思之義寔
城戒嚴別登陴而守 乘輿播

越別飄蕩而隱落失仍取先祖
遺集抄宋方略硏伯温之續述
皇極經世集之附註備錄方略
父子祖孫其義一也遂成一冊以
備便之素書之策云爾

壬申春延年七世孫前

監役李彦中謹序

李忠定公備禦方略上

請親征疏 宣廟壬辰公爲蔭官時

疏略曰臣有一策今日賊勢長驅若非大擧措無以沮遏其勢臣意必行親征之擧大小戮力把守於臨津大灘可也不然而賊渡浿江則此下有缺文不忍言古之撥亂之君或以親征爲詔昭布遠近或遣皇子輔以重臣以爲元帥之任故奉天之詔驕將悍卒無不感泣以致中興之績云云

請沿江防守啓 仿下同

推進宣傳官被奪標信驛馬狀

請行 親征仍條陳軍民弊瘼及調度兵粮疏

上 世子勿先大朝去都書

論弛邊備興土木疏

條陳軍民弊瘼狀

謹按吾先祖延平忠定公當 宣廟壬辰之乱以康陵祭奉聞 大駕西巡埋其祭器哭辭 陵寢奉大夫人避乱于峽中激義募兵馳赴平壤 行在所疏陳把守大灘等地及遣 王子輔以重臣為元帥仍請親征 上特命陞職令備邊司招問議許李德馨李恒福諸公啓請為三道召募官仍奉

赦文宣布 朝廷德意時黃廷彧大灘失守誅殺
逃軍因其父母公以赦文之意盡滌逃軍之父母
在囚者逃軍復還兵聲稍振時 兩宮西巡峽民
相聚爲盜恣行殺掠公設計移文群盜散伏赦罪
責效皆屬義兵推還宣傳官洪胤鄕被奪標信領
率募兵往迎 世子于谷山前路殿後而來時八
道皆謂 大駕渡遼人心洶懼賴公馳諭朝廷之
命令始行牛溪先生路逢公謂曰君自乱初宣力
國事設計鎮服人所不及公行到肅川上引見極
陳匡復之策 上嘉納且令大臣議行其計公又

請復讐教書宣布列邑募得粟牛餉天兵於開城
天兵討賊又以公爲三道宣諭官使督天兵
芻餉李公德馨啓請爲從事官天兵又欲進討京
城賊先鋒失利餉道已絶公曰若用吾計數日之
內軍千餘名穀千餘石牛千餘頭馬數百匹可得
也體察使柳公成龍任其計優得其數柳公大喜
即以公爲都摠檢察官幕府及松都運粮等事皆
隷焉癸巳除長城縣監疏請　親征又條陳軍民
弊瘼十策　上答曰李貴極爲可嘉令本司採施
其言且奬鍊兵之事丁酉倭寇再猖　朝廷有去

郊之議世子世子即光海君奉 社主先行公以為 大
朝在京而 世子先出未安也面責大臣及宮僚
天將之言亦如公言公哭於路左叩馬而諫戊戌
天兵滿城經費蕩竭唱領相柳成龍户判金睟問公
以辦餉之策公即陳十餘條諸宰啓請為三道召
募官一番巡行調度米一萬五千餘石辛丑以體
察李德馨召募官行巡嶺南擬鄭仁弘武斷鄉曲
之十罪丁未拜咸興判官歷舉 朝廷不備邊事
反興土木之役虐及生民等語上章不報嗚呼公
以栗谷先生高弟先生嘗許以廊廟柱石之器平

日所受於函丈之間者盖多為國家經遠之謨也

及是時公以一蔭官當召募宣諭之任首建大策連立偉功其方略籌畫之載於疏章者皆佚而不傳度中不勝歎恨壬亂時顛末略採安牛山老轄灘辭以補其闕 仁祖癸亥以後備虜方略取公之遺集抄節入錄云爾

請巡檢兩西 仁祖朝癸亥公爲元勳以後

劄略曰顧念西邊料理未有頭緒目前憂疑十倍於前思欲更竭駑鈍躬巡兩西細問弊瘼革舊圖新云云

毋劉略曰賊若南牧則爲 殿下前驅者捨臣而其
誰乎與其臨急束手徒死曷若預往西邊料理機宜
以爲鞏固之策乎

謹按自 仁祖初年虜勢猖獗已有東搶之漸公
以元勳重臣身任軍國之務屢進固圉之策請躬
往兩西料理邊事此乃趙充國馳至金城圖上方
略之意也時議以爲過計之憂未及五年胡騎馳
突如入無人之境於是悔不用公言而已無及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詩云迨天之未陰雨撤
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公固已深

得此義故前後規畫以豫為務雖不見施於當時
亦皆必驗於後日此乃識見之卓越今古者也

先固根本

脩虜機務畫一劉曰凡為國必先固根本以守勢言
之都城腹心也四方手足也古人謀國莫不以内為
重以外為輕故　大明太宗於皇都設三千大營脘
有外寇或以一營二營三營出征隨賊衆寡而為出
兵多少矣中葉此法廢壞至於正統天子陷於虜中
景泰年間兵部尚書于謙更設十二團營以禦外寇
至于正德此法又廢到今皇城無重兵只以遼陽一

城爲可恃及其一敗出銀募兵欲遏方張之賊其計不亦踈乎我 朝治兵亦類於此平時則團聚兵曹各色兵排日習陣禁軍少不下數千而故先正臣李珥爲兵曹判書時又欲區別兵農調束精兵十萬分六朔遞番一朝有變則使十萬之兵合番来衛京城此計與 太宗皇帝及尙書于謙重内輕外之意相符而議竟不行故相臣柳成龍亦嘗沮此議而至於壬辰之後成龍乃服李珥先見之遠慮語及此事未嘗不悔其沮之也臣亦親聞其悔言矣今者脫有邊吏不謹賊虜生心南飲則所恃以爲禁衛者惟有都

監軍數千而已、而近年百事廢墜軍情亦然且數千之中老殘無用徒費粮料者多鍊習全廢軍情怠惰其壯丁亦難必其可用禁衛之單弱甚矣不亦可爲寒心乎故臣意以西北兵備胡南方兵備倭以畿甸一道專用爲扈衛抄擇精銳預定主將操鍊技藝屬於扈衛廳一有事變來集京城與都監軍合爲一體則禁衛不至如今虛疎而緩急庶可得力矣

謹按固本之策莫如武備也 聖祖龍興之初公首建此議議竟不行丁卯之乱因都城無預備至於去邠之境壬辰以後禁衛之兵只有都監兵數

千故以宿衛之单弱爲憂矣今則都監之外又有禁衛營禦營廳摠戎廳三軍門比前稍勝然扈衛居三軍門之上而宿衛近密者也挽近以来有将無卒只有如干軍官而半是無料之輩也當初設廳之本意決不若此中間弛廢之端未知緣何而令若一依公建請幾句一道專屬扈衛廳擇其精壯教以操鍊以嚴宿衛之任以重固本之策恐合事宜矣

又按扈廳事不待幾句而屬乎精兵有可以立辨於一日之內者五部之游手不教而能知馳馬五

江之居民自少而慣習乘船今若一下令而使之自募擇其丁壯依公之昔日召募名以膽勇軍屬之邑廳外方閑散若有勇略自願應募者皆屬本廳許給廩料逐月操鍊無事則任其資業於其家有事則皆令入衛於本廳此東坡所謂天子有所私之將將軍有所私之卒也其於固本禦侮之策恐無過此矣

保守之地

劄略曰保守之地不可不預爲措置若虜兵深入則京城濶大決難以守惟有移入江都可以避其鋒鋭然

而朝廷捲入海中豈是長久之計且與陸地阻隔雖
令不通何事不生故臣以爲莫如退守南漢山城此
城乃温祚累百年固守禦敵之地形勢甲於八道使
其有兵有食則雖以累萬之敵兵相持年歲必不能
陷之且在漢水之南長江亦足以爲限而距都城不
遠士庶之移入便易且其形勢獨當三南咽喉而東
接嶺東可以召聚四道兵粮以爲援正當一國之中
命令可通於南北觀敵兵盛衰强弱亦有可圖之策
故臣意若有移蹕之擧則莫如入據此城以禦敵兵
以圖恢復令急宜修築以爲可守之地也云云

謹按防守之計江都南漢之設置其最要者也及

夫丙子之亂 廟社先入於江都 仙蹕亦移於

南漢一如公言兩都之城地非不深固也兵甲非

不堅利也積穀非不多也江都之陷沒南漢之下城皆由於體臣之不得其人也公所謂將不知兵

以其國與敵者也尤豈不信矣乎顧今繕修之策固

不容少忽而尤不可倉卒立辦者將帥也為今之

計莫如先得保障之才如古之尹鐸者不拘年限

久任責成然後緩急有賴矣

小堡合大鎮

剳略曰邊地小堡氷合之後則皆宜撤入大鎮自義

州至江界沿江數百餘里設大鎮幾處設小堡幾處
每本道兵及南方兵入防者皆分於鎮堡所分處多
故其兵每處皆寡大鎮亦寡而小堡則不過百名二
百名或不能滿百名而虜兵之來者少不下千萬我
兵雖數千萬聚之一處以禦敵猶恐未必能禦況以
一二百之兵能禦千萬之虜乎太山壓卵不足爲喻
知其必不能禦而列之是以卒與敵也且小堡旣分
大鎮亦寡則非但小堡必不能禦大鎮亦未必能禦
是小堡大鎮皆無所用如是則避城有可恃者乎故
臣意氷合之後則小堡兵皆撤入於大鎮聚以禦敵

則與分守諸處每處皆寡有間矣故兵法曰無所不
備則無所不寡政謂此也

謹按小堡零星之軍置以候望則可矣用以戰攻
則鄉之敵整猶不足以喩其强弱衆寡也無事則
分守於各堡有事則合聚於大鎭互相維持實為
防禦之長策矣且聞西北諸堡或有當置而不置
者或有宜革而不革者此則使熟諳形便者講究
而行之可也

邊防南兵

劉略曰抄本道兵邊防則可罷南兵之入防臣觀兩西

之事與他道有異所謂入作依於主戶而主戶有田四五結者則其入作丁壯多至二三十人而抄一人則可以得可用之卒領相田賦出兵之計實爲得策也兩西田結合十五萬結二三萬精兵易以抄得復其戶役厚其賞給又得良將吏撫之有恩以時鍊習則其兵將樂爲用而皆爲敢死之卒矣分番遞戍常使數千之兵留在邊地而有事則下番之軍皆發而用之數萬之兵可不日而集矣以此兵防備則比之南兵遠戍其利甚多去家不遠無齎送之費懷思之苦其利一也耐其水土不生疾病其利二也下番則各在其家只食其立番者

軍粮不至廣費其利三也各欲保其鄉里家屬人人皆
當致死其利四也又素抄教鍊之兵臨敵有用其利五
也南兵遠戍之害與此相反舍此計不用而必以南兵
防戍是去五利而就五害也
謹按邊防之法當時事在西方故只擧兩西然他日
若有事於三陲則亦可以擧一而反三矣
邊地設屯
劄略曰於邊地防戍之處宜設屯田平安道内之穀每
運入於江邊此平安一道莫重之役而江邊粮餉每患
不足臣意本道元軍及新抄兵入防於江邊每當合不

下數千而其處居人稀少閒曠可田之地甚多以數千兵田作幸而年登則可收萬石粟矣如是則邊兵自不至乏食而可省內地輸運之弊內地之穀亦可以儲畜矣此正所謂務一而得兩者也

謹按屯田有百利無一害漢以來已行之跡昭然可見矣雖在昇平時之可以為積聚之道而若當師旅饑饉之餘則縱使子路治賦捨此更無良策

選用其地人才

劄略曰選用其地人才兩西千里之地豈無可用之才誠能廣加諮訪得而用之有智慮者叅謀議有勇

力者任將領使之各致其能則其人旣知其地物情
又諳賊人形勢又熟於山川險易道路迂直必能各
思其可禦之道爭出奇計有以濟事矣
謹按遴才之法專論兩西而亦可以通行於東南
北諸道雖在無事之時別加採擇以備不虞可也
鎭管之法
劄略曰自 祖宗朝於平安道內置五鎭管卽龜城
寧邊安州平壤成川是也某某邑屬龜城某某屬寧
邊某某屬平壤某某屬成川其意盖以賊若深入則
龜城統率屬邑兵以禦之寧邊不幸則成川率屬邑

以禦之中西路而來則安州平壤亦如之次次有守禦之處矣兵興以來毀五鎮之制作為七鎮管使內地之兵皆守外邊若外邊有不幸則更無備禦之處其為計不亦危乎且五鎮之制本鎮在內屬邑在外其意使屬邑之人賊來則以其父母妻子退入於大鎮以為依歸之地而共守之也今則鎮管在外以內邑為屬賊來則內邑之人將棄其父母妻子迎賊而追也人情各懷眷戀之私其勢自至潰散矣此豈非失策之大者乎臣願一依祖宗之制復五鎮管攝人而任之令各率其屬邑修其城池為死守之計而

五鎭管本邑及屬邑之兵勿論元軍與新抄分爲二等擇精銳爲一等其次爲二等而一等軍分爲三番每以一番出戍邊地限一期年是三年而一戍也每每三分之一在外三分之二在内有事則在外者禦敵於邊地在内者聚守於本鎭二等軍則專爲本鎭守城之用如是定制則非但邊城有可禦之備而内地亦有鞏固之勢矣

謹按鎭管之法法之良者也今不必別爲創設但申明古制而已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

入耕邊地

劉略曰江邊之地居人殘盡流散人烟斷絶沃土空曠者無限勿論軍民募其願入者約年月給木疋丁壯爲兵其妻子爲耕作隨力自占而其所耕之地限十年給復則必有應募者矣如是則邊地漸實而防禦有賴矣

謹按邊地入耕亦是聚民之良策也不但西路若通行於八道則亦足爲富强之術矣

進時務冊子

劉略曰伏以將相一也而定禍亂致太平必仗于將夫將者識時務而已劉漢之世識時務者惟諸葛亮

一人而已非但漢爲然而三代亦然周之時濟濟多
士左右奉璋而至於明六韜之略鷹揚于牧野者惟
太公望一人而已吾東方高句麗時乙支文德身都
將相能却隋煬帝百十三萬之衆于淸川江上我朝
金宗瑞受知於 世宗朝創設六鎭永除國家北顧
之憂臣身雖庸陋萬萬不及於數人之才然竊度今
世識時務者不見其人此臣之所以不甚自輕其身
也臣於壬辰之間爲體察使柳成龍從事官在劉摠
兵軍中知鍊兵之法行師之方出守長城謹以兵農
不可不分之意著爲一疏上于 宣廟朝過蒙優奬

俾試一邑臣奉而周旋先行于長城其後歷試三邑並有顯效而環八道無留意於軍政者臣既遊之後知其終不可行也故留其穀而焚其籍矣今者 聖明龍興八閱月矣臣之初意堂堂我國八道之廣人才之衆豈無一良將乎默默無一言及見邇來大小將臣規度揣摩之事並無頭緒然後始知將才之難得也古之人以良將比之長城苟無良將則是無長城也外何以扞禦戎狄內何以禁遏暴亂乎 宗廟社稷從此而亡矣此臣之所以夙夜憂懼繼之以泣血者也昔漢宣帝欲討西羌問趙充國曰誰可為將

兗國對曰無踰老臣兗國豈好爲無實之辭以自夸
大哉蓋兗國自度一世人才皆出於已下故不敢不
以實對也臣亦自度行能文辯宸出羣臣之下而於
兵家事三十年着力粗有所得故雖不敢竊比於兗
國而求之於今世則如臣者亦不可多得何敢以自
衒爲嫌而含嘿退坐乎頃於 榻前親承 玉音臣
之所分兵農之說特 命書啓臣謹將一生所著疏
章及諸宰中問答之語合作一冊以進又曰西平府
院君韓浚謙非但再經元帥觀其局量有餘足以駕
御人才今日體察之任捨浚謙其誰哉又曰國綱不

振軍政不舉強胡數十萬之衆隔江畏逞而可勝之形不立凶醜之徒反側之子相聚於內外而鎮定之策不講臣恐覆亡之患朝暮且急也又曰趙憲在宣廟朝上疏曰仰觀天文俯察人事倭賊之來必在明年函斬倭使之頭奏告于天朝然後天朝之援兵猶可及於東萊不然則倭兵必踰鳥嶺當時之人目趙憲爲邯鄲妖及至明年倭賊果來人謂趙憲能見人之所不能見蓋能察影而知也今者亡國之形已著固不待察影而後知也然衆人不能見而臣獨見之不識今日浮議之徒目臣爲邯鄲妖乎異日亂亡之

裕果符臣之所言乎人將謂能見人之所不能見如
趙憲乎

謹按此一疏之中可以見公自任之重知人之明
料敵之神矣公與重峰俱學於栗谷而文武倫全
亦猶冉有季路同游於聖門而兼學武事也

請設都體營

啓略曰臣意訓鍊都監外別設都體察營於城中統
制八道而大段軍務變通之事則禀議于廟堂入啓
施行使四大將兵摠屬於體府而受其節制又以畿
甸選兵屬之使左右防禦使亦受其節制春秋巡察

使摩兩防禦使會操於京城除此道兩西外江原三南四道抄擇禁衛軍分各官殘盛定其額數務精不務多給奉足復戶役一依都監軍例分番替守京城以為恒式與都監軍一躰操鍊此軍之外出身及業武閒良有武藝者皆屬於體府亦為給奉足使之備給番粮隨其多少分番替守而立番時屬於躰府又與都監一躰操鍊此軍號為禁軍預定主將鍊習技藝考其勤慢賞罰守令而常時不成邊方專為扈衛則人皆樂從而不為厭苦如此則國躰自尊非徒外寇不足恤而內患亦自消滅矣躰府所領之軍如

是其着實而可仗國威則如有事變移檄徵召可以
及期來赴矣以此軍或親征或守城或止內亂無所
不可豈非今日之第一急務乎

謹按營廳既在三軍門之上都察又在營廳之上
則營衛之戎權反輕矣愚意營將若是勳戚大臣則
以營廳而兼都察之任營將若是八座以下職品則
大臣爲都察而總營衛之任然後方可以法令出
一而戎權始重矣

度支調度

劄略曰當今百事渙散莫能收拾而其中度支一事

最為無形國家存亡軍兵命脉皆係於度支而近來
調度失策每區區於細瑣末節不為遠大長久之計
故所收零星而民怨日滋臣意户曹郎廳八員令判
書勿論名士南行布衣使之自擇而使八郎官各掌
八道又極擇八道都事內外相管而調度之則事有
頭緒見效必多矣自古理財莫要於魚塩鐵而多産
於我國調度得宜則不患生財之不足而捨此不求
失計甚矣沿海魚塩鐵所産之邑一應徭役量宜蠲
減使之專為煑塩産鐵之邑亦如之則粮餉自有辦
出之路不必別出粮餉使貽弊於各官矣且各邑多

有陳荒田沓令都事自擇屯田各官募聚流民初年官取三分之一後年半作則通八道所取穀數必倍於官餉使所收零星之穀云云

謹按度支調度其事甚多難以悉舉然必以節用愛民損上益下爲務者方可以當此任故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甚言掊克不可在位也

辦牌量田

劄略曰當今之事可言者非一而軍籍量田二者爲今日急務也欲行二事則非辦牌決難爲之人或以爲不設辦牌而先行量田此不識時務之論也平時

則昇平已久人多田少故雖不爲開闢野無陳田至於山上可耕處無空地民不能捨此而之他故量田則民役均而國用贍也今則兵火之餘田多人少避役之民之東之西田亦隨之雖今年量田明年又棄其田而避其役矣量田之擧反爲勞民而無益於國計然則欲爲先行量田於開闢之前者其不思甚矣

謹按在昇平之時則先量田而後軍籍在兵火之餘則先户闢而後均田緩急隨時自有便宜之道如或先其所後後其所先鮮不僨誤矣故古語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之謂也

陳扈衛諸事劄

陳禦營軍事劄

請令廟堂料理經費畫一劄

陳入送南軍七弊劄

申請行戶牌劄 以上見原集

平兵移鎭之失

劄略曰臣頃見備局啓辭平安兵使移鎭于安州臣與躰察使臣張晩極力爭辨則羣議或以爲臣見不非而竟不得施此事機關實係安危不得不冒瀆

天聽伏願聖明裁擇焉祖宗朝於平安道內設

五鎭之意至矣盡矣而光海時帥臣無遠慮者卒變
舊規變作七鎭加以龜城寧邊成川平壤四鎭皆棄
不守使道内人民不意遭變則父母妻子皆無避賊
之處而欲抄其子弟以禦長驅之賊不亦逆理乎賊
臣朴燁棄平壤不守避守慈山一小城其計實欲以
賊遺君父乃爲自保之計而昏朝隨其術中終莫之
悟也今則平壤城雖築而龜城寧邊成川皆棄不築
是預空腹心以受賊鋒也以此謀國不亦踈乎當初
設兵使以鎭寧邊者寧邊乃一道之中央也雖守安
州平壤而不守寧邊又不守龜城而使兵使聞變不

爲以死非戰寧其軍退入防禦使所守安州則是以
清川以北與敵也臨乱而道內人民若聞兵使退守
安州之奇則道內人心沮衆無以収拾孰肯出死力
以禦賊乎兵使雖能堅守安州賊若棄安州不顧自
寧邊乃由成川路出自谷山之路而直抵都城則兵
使不爲有無於勝敗可知臣意兵使則道內主將也
祖宗朝二百年流来舊規氷合則進守昌洲氷解則
退守寧邊其意必有所在而到今邊事比前危急
龜城若諉以不築城而難守云則龜城去朔州不過
二息程朔州則已爲築城移守朔州未爲不可如不

得已則依舊例冬防之時進守昌洲亦無不可而以
一道主將聞變不能以死進戰於邊方而敢生退入
安州之計則是以道內各邑與敵也道內守令皆棄
城不守而爭入安州圖免軍律矣臣未知孰主張是
而敢生此計乎臣竊惑之
謹按平兵移鎭在當時則以爲得計不用公言及
夫丙子之難胡騎直渡淸川而安州不能守至於
今年劉賊起於淸北數日之間攻陷六七郡先犯
寧邊幸賴有備而不失故賊鋒屢欲犯安州而恐
寧邊之襲其後不敢渡淸川若寧邊失守則直犯

安州一暠之杭曾不崇朝矣移鎭之失公之先見
令旣爯驗矣懲前毖後之策不能無望於當世之
識務者也

與張晩爭論西事劄

請令諸道籍軍後發遣御史劄見原集上同

出身禁軍

變通軍政劄略曰乱後出身幾至三萬所謂出身者
豈皆士族或自手農業者居多自稱出身之家身與
妻皆不事農業而家徒四壁矣凡諸邑軍士皆有奉
足捧其番價而立番逃散相繼況出身獨無奉足逐

年遠戍妻子不免飢寒而無勢出身則頓無仕進之
望此一國之寃民也若不及今變通脫有緩急兆徒
不能得力恐有難處之患一人抱寃六月飛霜況數
萬出身皆不得其所徒以紅牌一張受終身之苦至
於此極而國家頓無變通之意烏在其爲民父母也
臣意令兵曹抄擇新舊出身中年少壯健者各給奉
足一人從自願分番定給限一朔侍衛於京中雖不
給官料而永除西防之規則常時侍衛不爲孤單臨
乱各道出身皆聚會於京中如平時禁軍之例則出
身無獨賢之寃而國家得緩急之助矣

謹按出身赴防之弊在前則然矣今之痼弊又有甚於前者夫國家之取人將以爲用也近來則不然武科出身若非有地閥有勢力者雖奇才異能之人終身坎坷一不沾祿農不得歸農兵不得爲兵抱紅牌而卧死牖下者不知其數 朝家亦非欲棄而不用也人多窠窄區處無路故也爲今之計一依公之陳請抄精壯束隊伍除赴防教技藝繕甲兵脩緩急之法皆不可闕而又有不可不區別者以宣薦出身爲加設一內禁軍部薦爲二內無薦爲三內居鄉者付之兵營在京者付之邑廳

給其奉足試其技藝拔其尤而官之無事則入而
宿衛有事則出而從征不但緩急之得力亦無淹
滯吁寃之弊矣
變通軍政劄中諸條咸見上文武在下文故今取
其出身一條
申論軍政二劄
論入送南軍之弊疏
請抄選鋒兼陳號牌事宜劄
申請戶牌仍進 世祖朝事目劄

李忠定公備禦方略卷之中

九長三長

軍務畫一劉略曰禦敵之策不過戰守和三策善觀兵勢者知己知彼而已所謂知己知彼者以己之所長敵彼之所短也我國西北備戎狄東南備島夷所謂四面受敵之國也 大明高皇帝嘗詔高麗曰王欲禦之非猛將精卒不可非深溝高壘不能真是不易之論也禦胡與禦倭其策不同 祖宗設八道鎮管之法脫有緩急使相維援使相防守如手足之衛頭目其制甚備二百年遵用計非不善而壬辰之変

三都陷没非鎭管之法不善也 祖宗成憲歲久不
遵所致也是時天朝浙兵取勝於平壤體臣柳成龍
抄擇飢民丁壯者給粮使之學藝於浙兵今之都監
軍也此法乃禦倭之法也非禦胡之制也禦胡方略
乃鍊兵實紀也我國徒學浙法專廢 祖宗鎭管五
衛之法所謂學步邯鄲者也今聞奴賊長技勝我兵
者九奴則有進無退我則有退無進奴則軍務外無
他事我則軍務爲餘事奴則善攻城我則不能守城
奴則雖下卒皆着甲乘騎我則雖將領無甲無騎奴
則戰獲財寶皆與所得之人我則軍卒所得之物使

不得自用奴則以短兵相接為決勝負我則不能短兵相接遠見而退北奴則不褁粮我則褁粮奴馬則雖飢五六日尚能馳突我馬則飢一日不能行奴則善間諜我則不能間諜奴有九長我有九短不可以長短相較明矣然抑有我之三長足勝奴之九長

謹按九長九短之說指陳兩國之形勢森然如畫雖鼂錯趙充國之論漢虜兵事何以過此以我三長敵彼九長其法尤妙說見于下

據險清野

劉略曰朝鮮分三國時高句麗以蕞爾小國能抗隋

煬帝百萬之師唐太宗亦率天下之兵見敗於安市一小城此時未聞借兵於新羅百濟也高麗山川險阻此時將帥得人必令各邑民人皆據險淸野各當其敵使兵卒父母妻子皆得其所依之地然後可以得其子弟之力故也向日李時發念不能及此妄罷祖宗朝內地五鎭管之法使內地之兵盡爲把守於邊方列鎭列鎭千百之兵其能遮遏數萬鐵騎乎况賊犯我境守邊軍卒皆有父母妻子不知其死生存亡而皆有潰散之心以如此之兵亦何能當其長驅之賊乎兵法曰諸侯自戰其地則爲散地使一道爲

散地而能禦其敵乎使各邑民人預為據險之處聞
變則移運老弱粮財而清野待變則各處分防之兵
皆知吾父母妻子移避其處而必從將令而無潰散
之心矣此據險待敵我之一長也
後劉略曰據險禦敵我國長技壬辰之亂賊入倉卒
官軍潰敗而諸城不守郭再祐能守玄風善山之民
能守金烏城學官安廷蘭率流民守仁川山城都元
帥權慄能守禿城李廷馣守延安邑城文化之民能
守九月山城倭賊連陷三都雖號為善攻城將帥得
人則皆守其城以今日之物力未築之城則誠未易

等已等之城亦棄不守豈非失計之甚乎況此賊勢
難當其鋒據險之外更無他策據險禦敵非特兩西
當爲及此閒暇之時令八道監司開諭民人指示可
生之道則人心必靈豈不動念而知所避害乎況京
畿廣州水原竹州坡州抱川等邑皆有已等小城乃
令各邑守令開諭民人以爲據險入守之計則賊何
能如入無人之地任意擄掠如前日乎設使不幸雖
朝廷移入江都亦有連絡控制之勢矣若以江都形
勢言之幸州山城天險難犯權慄以木柵能禦倭則
三面絶險一面長江雖在圍中可以運船且輸粮餉

陽川交河皆有據險之處修築此城然後可以為江都應援傳通命令之路欲守江都而不為萬全之策竊為執事者危之

謹按東國之地勢僻在海隅南隣倭而北接胡有敵來攻我之憂無我去攻敵之道故用兵之法短於攻取而長於守禦守禦之方莫如山城山城之形仰攻如登天之難俯擊有壓卵之易據險清野在中國亦曰先得地形者勝況在我國則平地之金湯不如山城之彈丸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此之謂也然雖有天險之勢守城之策惟在於擇將卒

廣蓄積而已擇將卒之法詳在下文故不復論廣蓄
積之方愚意八路之凡有山城處隣近邑還穀半
置於邑倉半置於山城粟支十年則可以守十年
粟支五年則可以守五年雖有億萬强敵無如一
山城何也然高山絶頂糴糶之運輸民亦勞止愁
怨易興欲除此弊凡山城之還除其年穀則民必
樂赴而不怨矣

三穴銃法

劉略曰凡戰勝負皆決於短兵相接我國自設鳥銃
之後盡廢 祖宗朝各官月課弓箭槍劒之規雖名

出身皆無帶劒者況軍卒手是故賊送率降倭四十爲先鋒所向無前亦可驗矣雖欲教砲熖煉鐵丸極難爲備京砲手及山行砲手外各官苟充砲手名爲砲手而實不習放法者也況所持鳥銃十無一二可用者雖都監所造屢放則藥穴漸濶難用以如此齟齬砲手能當鐵騎手臣意鳥銃或伏於要害或放於城上未爲不可而若當鐵騎衝突之時必以馬上三穴銃當之可遏其長駈臣於壬辰爲故相臣李德馨從事官親見碧蹄之戰此兵欲乘勝進陷都城之賊先鋒數萬直踰碧蹄嶺倭賊先爲伏兵於嶺底圍唐

兵數重馬兵千餘向倭陣放三穴銃倭陣披靡諸軍因而得脫馬兵持槍者皆兼持三穴銃臨戰先放三穴以破賊膽之後以槍刺賊若用此策為今日禦胡長技則鳥銃直放不過一丸所中一人三穴則一穴二丸三穴通計六丸中六人又以馬兵當馬兵比之於步兵而持鳥銃者其不侔遠乎況鳥銃必鍊熟後可用三穴則馬上用槍者雖不習能放只調馬不使之驚而已此用騎兵持三穴破賊膽取勝勢我之二長也

謹按鳥銃一當一三穴銃一當六以小敵大以寡

敵衆器械之便利未有若此者也今若多鑄三穴使遜鋒習而用之則所向無敵當如猛虎之傅翼矣

抄遜鋒法

劉略曰古人用兵不在兵之多寡岳飛志在恢復中原所率背嵬之軍未過千名而所向無前故兵法曰敎兵三千内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敎士三萬橫行天下以千乘之國不能得數千精卒以畏蕞爾小醜臣竊爲執事者耻之若用臣計抄得遜鋒於八道豈至三千而止哉但抄之也徒以名不以實則雖

得累萬健夫無益於實用故兵務精不務多兵家之至言也臣愚以為不此之為徒務以抄某兵守某處為禦敵之長策不亦迂乎令八路皆為據險清野之計使之各守其處老弱皆得其所而抄得精銳使為將領者撫以恩信臨亂得其死長之效則可能以逸待勞以少擊衆矣烏合之軍雖多奚益苟得腹心選鋒如皆嵬數千則可以此軍數千各持火箭數柄又持斫斧一柄乘其夜先放火箭以亂賊陣繼以短斧斫賊營而能為進退則此亦我之三長也我有三長而不能用者未能得其將故也苟得其將則此三長

在其措置中矣

又劉略曰臣見故相臣柳成龍增損戰守圖遴鋒條曰天下之人怯者居其九勇者居其一此勇者難得也其在平時不為分辨一樣編於行伍少遇勁敵相與駭顧風聲鶴唳皆欲奔潰况能冒白刃犯鋒鏑殊死而不退乎凡戰以勢勝以氣用怯者先奔則勇者亦不能自住必相牽而皆潰當此時雖有猛將以嚴令驅之亦無益也古人云兵無遴鋒者必敗所謂遴鋒者何耶乃於軍卒之中特取其尤異者只以精為貴不取其多假使抽百得一抽千得百既已得之則

赴湯蹈火摧堅陷牢惟將所令矣能射鎗軍及諸色軍士雖分部訓鍊悉如戰法然大槩皆是不精而勇㥘相混者也用之於守城列陣疑兵饋餉等處則可也不可用於先登爭死之地也昔唐太宗選精銳數千皆皂衣玄甲分爲左右隊每戰帥之爲先鋒乘機進兵所向無不摧敗敵人畏之宋時劉麟以七十萬衆敗於淮上以其民兵故也岳飛韓世忠劉錡諸人所掌無幾而遇賊必勝者以其皆精卒也諸葛武侯所言數十年來糾合四方之精銳者亦以此也盖不精之卒愈多而亂精選之卒雖小而可用此兵家勝

敗之幾也群羊數千不足以當一猛虎人之勇怯何
以異於此項日 聖教奔命背嵬之說已於軍務勝
筭洞貫無遺臣等愚淺之見豈能窺測退而思之始
覺其 睿智所及出尋常萬萬而當時議啓之辭未
得要領至今無所施行殊可惜也臣願於諸道勿論
正軍保人公私賤人吏官屬才人白丁僧人募得勇
悍健壯能射能馳超越溪澗擊搏猛獸而飢渴不困
者皆於百中取一一邑之中多者百少者五六十又
少者三四十以極致精實爲務守令不煩聲色留心
訪問一一招見以試其實然後書於一冊而優加護

恤結以恩德毋使逃移若是則一道之中皆有精卒
四五百而擧是百夫之敵矣然後時時聚會訓鍊敎
以軍陣之法有事之日將帥下去徵集此軍與之馳
騖於戰陣之間上下高險出入遠近策應諸處無不
如意其於不敎之軍功倍萬萬矣如江原道等處居
民鮮少固異於兩南然山洞之間以射獵爲事者其
中勇悍有力之人不可以一二計也合六道兵可謂
數千而勝於弱卒十萬矣如是而擇將而任之則賊
兵雖衆將何患之除其困苦以厚其生優其賞賚以
勸其能待以恩威以收其心則凡有勇力者各求自

衙來告而應者日多矣所患者奉行者不善耳至於
鎭堡入防之卒亦當使邊將預抄用於戰陣者或用
於守城或用於任事者皆爲分等逐日訓習其事使
心諳而手慣然後倉卒無紛擾雜糅之患矣
謹按今之陞户與古之遞鋒法意略同而其實不
同陞户之法鄕軍之中擇其有根着有氣力者名
曰陞户離親戚棄墳墓一入都監老除之前不得
還鄕故人皆厭苦有勢者囑託而免多財者賄賂
而免桀黠者逃避而免故精壯之軍不能盡得矣
遞鋒則不然不論地處之高下家計之饒乏惟其

有膽勇技藝者選擇召募務精而不務多其廩料則保軍之作農者各出米木以為奉足其技藝則鎗劍弓砲之類隨其所能無事之時各安鄉邑有事之日或入為扈衛之先籍或出為元戎之前茅則緩急得力皆可以一以當十通計三百餘州所得不下數萬人而反勝於常兵屢十萬人矣若使善將者用之雖以此橫行於天下可也況於一隅東土乎公於壬辰之難以體府從事於劉摠兵軍中知鍊兵之法行師之方其後三十餘年鍊達戎事畫出捍禦之策此其第一也

又按公之方略據險清野必於西北設屯遮防必於西北甲馬遞鋒皆用陸軍九長三長專習陸戰者是時南亂已平北憂方殷故也若在壬辰以前則戰陣之備必於水防禦之策必於南矣今也則南北俱無目前之憂故水陸之備兩皆弛廢如使公當今之時未知規畫之如何然中國之形江南一隅之外九州之內皆是平陸故武備在陸不在水矣我國之地斗入海曲三面阻水一面連陸形如鈷鉧自古爲患多在海浪之盜故羅麗以來不虞之備并力於水陸然則爲國家經遠之慮亦可

以知所處矣

請置扈衛從事

啓曰臣所掌軍務諸事機関甚重壬辰亂初臣與大司憲吳允謙俱為體察從事官宋英望沈命世臣從事官稱號以白衣使之各掌其務宜當敢啓 荅曰依啓

謹按三軍門皆有文武郎廳訓局又有蔭郎卽古之從事官也然則扈廳之置白衣從事宜也白衣非必儒士文蔭亦皆稱白衣從事也

罷營將

劉略曰朝廷遣營將本意未必不善而但其弊端難
以悉舉請亟罷營將令兵使嚴明鎮管之法使各邑
守令自擇進鋒分殘盛定數號為牙兵不為小名只
以總數報兵使使為考閱技藝分等論賞繼以恩信
臨亂主將使其守令自領逢點於營門守令中如有
不堪上陣者令其領將代領而赴戰所則擇其可堪
領兵者兼領隣邑軍以此軍為進鋒其餘束伍凡軍
臨機繼援可也不此之思而盡罷守令牙兵一應軍
兵皆屬於營將使之臨急領赴戰所云若使營將雖
得健卒而激勸撫養之實在於守令不在營將臨急

何以責其效死之義乎若然則雖守令之能為將領者只拱手閑坐不干於軍務一事豈非可笑之甚乎且抄擇壯老弱之際雖使守令當之猶未免抄一亡十之弊況以客將當此任乎既罷號牌乃使民人任其去就而又有此舉則反甚於大軍籍也營將之不可國人皆知而乃以已定為不可改苟知有此弊則雖十易無妨或曰不過一兩月弊生還罷此尤無理之說也弊生之時民必亂矣何待民亂然後止哉

謹按鎮管之罷營將之設便否較然故公必欲還復古規者不特此也經國之策悉遵 祖宗朝舊

典此乃公藉手事君者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又按自營將之設各邑之兵盡屬於營將而守令無一手下之兵脫有緩急無以守城公所謂守令拱手閑坐不干軍務者此也我王考縣令公作宰宜春時追述忠定公遺意別置三哨作隊軍造其兵器以備不虞此法可以通行於八路而世無留意於經遠之謨誰能採而用之也

擇將材教兵法

劉略曰為將者不知兵是以其卒與敵也以其卒與

敵則終必以其國與敵也若然則為將而不知兵豈非可駭之甚者乎　祖宗朝設科使武士得講武經七書者其意豈淺淺哉數十年来屢設科舉只取武藝而不講兵書官至兵水使者皆不知陣法之為何物都監陣法為將官者只憑旗牌之口亦不知坐作進退之為何法不亦異哉平時又抄武士使之教習稜磨勉升降其祿以勸其藝而　宣祖朝特設都監教授抄擇武班中年少可堪將者使之學兵書於教官故郡守韓嶠為此任久矣近来此法專廢將材何由而出手不學兵法而能為將者霍去病一人而已

今宜依 祖宗舊制特設武學教授別擇武士中可堪將領者使之學兵書於教授考其勤慢施其賞罰以爲鍊將之規章甚

謹按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我朝設置大司成學教授以教國中子弟其於右文之法誠善矣獨於武備則闕如也公所謂設置武學教授擇將才教兵法實是並用之要道也今若依而行之則天下豈有不識字英雄哉愚意近來武科專尚射藝不重講書故名以武夫不卞魚魯而能參虎榜者多矣從今以往武科之試以兵書爲重而射技次之則

韎韋之士皆通武經矣豈特羽林之通孝經而已乎

定軍律

劉略曰軍法必有一定之規苟犯其律則孫武斬宮女諸葛斬馬謖故凡事之斷不容貸者必曰嚴於軍律嚴於軍律者非敢忍於殺人也不嚴其律則兵不畏我如敵也必使畏我如敵然後可使蹈白刃赴湯火而不避死矣凡戰法將帥赴敵軍卒不救先走則必盡殺不赦將帥先走軍卒隨潰只斬將帥不問其卒此不易正律也且軍律臨其戰主將任法可也戰後朝廷追論定罪古無其法今聞逃軍徵贖開城府

或徵米十石或徵牛二首咸鏡道徵布十五疋忠全
兩道徵木八十疋江原道徵米二石京畿嶺南兩西
皆爲充軍云一國逃卒用法之不均如是何能取信
以爲後日之法乎况主將潰城則罪在主將其他何
問其將先走自保職名而其卒獨受其罪者亦有之
此不可使聞於隣國者也况驅送逃軍於邊城欲望
效死之義不亦難乎臣恐徒費粮料而不能得力於
緩急也伏願 聖明特令帥臣先查主將臨陣離陣
與否然後可議逃軍之罪令廟堂申明軍法行法先
將帥而後軍卒可也臣恐自今以後冨者孰肯忘身

赴敵雖貧者苟有親戚子孫則何難辦數十疋木手軍法自此廢矣不亦寒心乎往者已矣自今嚴明逃律曉諭八方使之逃亡必死則猶可及救於後日矣

謹按易曰師出以律不臧凶戎事之莫嚴者律也苟失其律何以能軍故公以立紀律爲用兵之要道者此也今年西事以來列郡之崩潰者多由於守宰將領之不用軍律故也既不能臨陣用法追後定罪亦失之太寬可勝歎哉

分兵農

劉略曰倭與胡皆分兵農我國介於兩間獨不分兵

農常時拘束有役之民勒作隊伍臨亂驅送戰所此所謂驅群羊而攻猛虎者也其不格明矣爲今之計分各邑殘盛精抄壯兵若干名以爲禦敵之兵又抄境內未抄兵者號爲農民先計壯兵元數又計農民元數壯兵一名定給農民幾名農民一名出米布幾許以養壯兵計其鍊技分三等及赴戰日數使農民助其耕耘則被兵者專征而爲農者安業旣分兵農之後則雖別遣營將可也不分兵農而先遣營將只資騷擾而已欲分兵農使監兵使撿飭鎭管而爲之然後可以無弊而得其要矣

謹按三代之世兵寓於農車出於賦井田旣廢之後兵農亦不可分矣故公之眷眷於此者寔遵李文成公遺規也近年以來以農養兵之法有名無實農之出粟多而兵之奉足少故農旣難支兵亦不養此弊不革則兵農俱病而國家受其害矣其可忽哉

申論軍務畫一劄 見原集

請赦潰逃軍

劄略曰宋臣蘇軾有言曰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人主失人心則亡近日謀國未爲不善而人心自離

國勢日弱抑何故歟不過奉行者不能體 聖上憂
勤之所致也今番大赦蕩滌逃軍潰軍乃莫大變通
機關而體臣之防啓出於欲重軍律雖不可謂無所
見而以臣之愚計之秦時軍律不可謂不嚴而勝廣
以一亡卒起而亡秦臣愚以爲嚴軍律誠非固本之
長策也今者一様逃軍或徵布或徵米或徵牛多寡
旣爲不均而以此免罪者不謂之逃軍不參於此類
者則謂之逃軍使之已身充軍又令潰軍之未準防
者計朔防守西邊非徒近於兒戲殆誅之則不可勝
誅不問則恐有後弊玆實處置之甚難者而今因大

赦誘之於死罪蕩滌之類以爲收拾軍心更爲嚴明

軍律則此變通之一大機會也

謹按潰逃軍之徵贖苛刻之法也蕩滌寬大之政

也公以此累度力諫竟不得並赦收拾人心以固

邦本豈特秦穆公之赦盜馬者也

申請並赦逃軍因陳西事劄 見原集下同

請赦再逃軍人劄

申論前事劄

三論逃軍劄

論逃軍赴防啓

請罷營將劄

請於淸北築立撥馬劄

復論逃軍事劄

論兵制請令李曙教鍊諸軍劄

申論教鍊事劄

請變通兵制劄

求將任

陳西邊事務劄略曰雖築城如金湯鍊卒如子弟其於不得將領何古人曰立賢無方中朝與他國不計門閥貴賤有才智勇略者不次擢用故任賢使能可

濟國事而我國則用人之道先觀門閥次觀貴賤雖
才智勇略拔乎其萃者頓無擢用之路皆沈於下類
齎志而沒不特此也馬之踶齧者能善走則跡弛之
士雖有犯科之事所當棄短取長而用之也或以一
疵而永廢者有之用人如此而其不爲之人之歎難
矣況當大亂之時高官大爵者未聞有忘身挫敵之
功而拔於行伍間者能成大功壬辰之亂郭再祐出
於儒生高彦白洪繼男拔於行伍鄭希玄鄭起龍亦
起於寒微若不逢大亂之時此輩皆沉於下流者也
方今時事之艱虞甚於壬辰而國家用人欲循資格

而得之可乎歐陽脩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推而上之則萬人之將亦可得矣以此求將何患難得乎以臣所知如李一元鄭鳳壽等可爲萬人之將以此輩爲西路大將之任使之自擇禁軍及都監軍扈衛大將軍官中可爲將百人將千人者以爲管下之將十餘人又依約條如以一元輩授以一大鎮守令以管下十人各將進鋒百人則此新書所謂自擇等等之法也推以上之領萬人之

將亦可得矣令備局及體察使三道可將千人之人
商議定奪擇送爲當
謹按子曰三人行必有師焉至於兵事何獨不然
易曰師中丈人吉師衆也丈長也言其衆中之長
也十人則有十人之長百夫則有百夫之長至千
萬人而亦然後世則百夫之中不擇其長而必欲
求之於百夫之外故有才者未免沉屈而無能者
亦多濫用矣公所謂軍中求將之法暗合於夫子
之訓義經之義矣若以此法用之於兵則可以得
三軍之師用於朝則可以得百僚之師用之於士則

可以得一世之師矣今年西警以後虜主以鐵騎
送援而熊岳城將祿成拔於行伍之間勇冠三軍
云自擇等等之法彼國因已行之矣豈可我國而
無之乎義州之許流金見臣輩皆出自軍校之中
亦能破賊立懂由是觀之但患不求不患不得矣

任將帥

變通兵制劉略曰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
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
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材
不為用與無材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

財竭冦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自昔禍亂之興何
嘗不由於此到今 聖明當宁賢良在位晝夜紆謨
莫非講武禦敵之事而以言其兵政則散亂無統以
言其器械則齟齬無形以言其將帥則無守四方之
人以言其軍卒則無節制之兵究厥所由不過不能
得其知兵要者使之委任責成而已兵凶器戰危事
軍之死生國之存亡皆係於一呼吸之間矣國之重
任人皆曰將相相則調陰陽順四時其責雖重其機
似緩將則知彼已決勝負其責其機反急於相然則
得相非難得將尤難亦可見矣相之所失猶可及救

而將之失機不可及救其任顧不重耶猶患不得其
將苟得其將必待專其任然後可以責其效矣是以
天子推轂而送將則將亦忘身而禦敵將乃忘身則
士卒之死長不言可知然則擇將之道不過知兵要
不失軍情使之親上死長而已太公以愛民爲治兵
之本此眞知兵要者也可不法哉當今之時雖篤良
平誠難易得而一世人才自足以一世事得一知兵
要者使之專任戎務勿使他人雕琢其玉而行其所
知期於成就其事則軍政因此可得其緒而操鍊軍
卒特其餘事耳

謹按國之有將如人之有手足一體相須者也若
持之而不任手蹈之而不任足則未有不顚蹶者
也故擇將固未易任將尤所難書曰任賢勿貳
憂通兵制劄諸條見原集只取任將一條

李忠定公備禦方畧 下

論接待金差事宜劄 見原集

送朴蘭英於虜中劄

請回拒倭差上京劄

請擇使往察虜情劄

請擇使探倭情以奏天朝劄

請遣使時更陳平遼一款劄

請遣重臣於袁經畧

劄畧曰今番袁經畧處所遣之臣名以賫咨官不可

之意已盡陳達今不敢更瀆特遣大臣柳成龍之所

雖國事誠急職不敢望而若遣重臣則無踰於危臣
臣之請往豈無所以臣者一策可以備後患云下
謹按公於 國事必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故此
虜啓釁之日請身往料理 皇朝議援之日請身
往摯虜經略致疑之日請身往辭蔵此三者皆死
地也人所厭避而公輒自請古所謂苟有利於國
家者死有所不避公獨有焉

請遣使奏經略九劄 八見原集

甲馬法

兵務盡一劄畧曰我國非如日本無馬之國 祖宗

朝制勝方畧馬步相半以禦胡虜頼保二百餘年壬辰之見敗非戰法不善恃情所致而都監陣法只教步兵制倭而不教騎兵禦胡之法故 祖宗朝甲士騎兵責立騎馬之法並廢不舉猝臨時後知騎多單弱甲士四保中減二保騎兵三保中減一保所減之保令其户首責立臣力爭曰甲騎之户未免其保者推移充保責立其馬則脫有緩急可以得力云不聽臣言而下卯年胡亂果驚甲士皆負鞭步來無一騎馬牽而不及兵羅去不牽及兵則天下安有無一騎兵乎此亦一驗也而頃日本曹啓辭甲騎之户保俱

充者依法典先為使之各戶責立一馬云甲則戶保
並五人騎則戶保並四人出五人中責立一馬以待
役焉少騎撥而廟堂防啓曰必待甲騎兵盡充戶保
後立馬云臣意甲騎戶保隨充隨立有何騷擾而必
待數萬甲騎俱充戶保然後責立其馬乎然則雖太
平之時必無立馬之期矣
謹按東國固多馬之國也其善走者瘠肥於勢家
之櫪上其致遠者困繫於商人之箠下京之禁軍
鄉之騎兵當其納馬點考之時則借貰代納而充
數則太半虛錄也今若申明給保奉足之法遂騎

如遼肆養馬如養兵則後恩可以得其用矣祀曰

閭國之富數馬以對曾公之駉駉牡馬衛公之騋

牝三千是也可不懋哉

出身納馬

劉略曰中朝則邊地責立戰馬尺馬大小而滿尺者

勿令載卜有別養之規臨戰分給戰士胡則名衆戰

軍者自養戰馬臨戰騎出我國亦有立戰馬之規甲

士則給四保而三保乃備馬也一保乃備甲也騎兵

給三保備一馬而無甲也此馬雖非可合戰馬而臨

戰運粮運兇械亦用此馬　祖宗立法非不詳悉而

近来至於軍政大事盡廢舊法創立新規種種生弊
誠可寒心壬辰亂後特設武科一榜所取或至一萬
或至數千名為西班則厭避赴防不肯赴科厭避苦
役者及名付軍傳者幾半借射冒科軍傳日縮理勢
固然新出身有例防舊出身亦有輪回入防不限其
年數萬出身徒有怨苦之心而頓無發身之路國家
之設科取武反致怨苦之資臣力陳其弊自上年始
除舊出身輪赴之規庶蒙優恤之典然雖忠壯衛忠
翊衛忠順衛族親衛之類今時則無奉足逐年自備
粮之番一朔至於三下道則以射夫亦立為舟師而

出身既除輪回入防之規則一年閑卧其家過爲太
逸令自備粮立一朔於京中雖如忠壯衛之規比於
輪年赴防不亦有間乎每年限一朔上番以壯扈衛
未爲不可而立番之時兵曹試其才藝有膂力者從
屬禁軍有才智可堪將領者則隨除邊將或付内職
以饜其心實合隨才適用之道而許多滿萬出身無
所統領既有後患何以策應有方乎臣意如此故自
立戰馬者則依黃海道別勝軍例使之在家待變除
每年上京立番之勞臨戰調用而戰馬令兵使識其
馬才之高下踏火印除其戶役而使馬主兼習馬上

之拔則無戰馬而得戰馬之良策莫踰於此矣

謹按出身除輪防之契創立馬之規行之數百年

而無弊亦是良法也但今立馬之規有名無實上

番之法亦皆廢弛此亦不可不爲大更張因其舊制而

修明之可也

文武任監司

劄略曰 宣祖朝先正臣李珥以文任監司爲治國

之大要 宣祖中年下三道監司依兩界三年爲限

而適因其時監司皆不得其人以臺諫所啓還罷其

法此則非其法之不善乃不擇人之過也兩界監司

之久任二百年流來不廢其間豈無一二人不任其
職者乎不過罪其人而守其法而已當初兩界監司
之久任以其兩界軍務異於他道故也今則下三道
黃海道之兼應軍務必倍於平時兩界而一年之內
許多軍務何以結末乎旋往旋來坐席未暖前監司
所設之事後監司不能遵守旋設旋罷守令莫適所
從 朝廷號令不行於郡邑職此由也平時猶有久
任之議況此時何時此日何日欲守謬規不為變通
而使 國家未得頭緖乎

謹按下三道監司之久任李文成之陳請也并與

海西監司而又任吾先祖之建白也今則八道方伯通爲三年之限然愚意監司苟非其人則一年而一再遞可也誠得可堪之才則三年之外又復加年可也非特監司守令之遞亦當如此然守令之殿最方伯主之方伯之除罷廟堂主之令也則不然監司苟非大段得罪於 朝廷者則雖有貪饕不法罷弱無能者 廟堂置而不論任其濫瓜自遞守令無能則害及一邑方伯非才則害及一道若夫慎簡於初除之日明察於既赴之後非以得人爲務此廟堂銓曹之責也

五衛之法

劄略曰闕內五衛設立本意實非偶然脫有後患京中五部屬於五衛將八道各道皆有五鎭管並屬於五衛將如南方有變則六鎭之卒皆屬於五衛將而咸聚於京中故平時則京中軍資倉儲穀三四十萬石其意豈淺淺哉今則國儲已竭四方之兵雖或咸聚無粮則只爲潰散之資臣意八道勤王之法雖不得如大典五衛之法而咸聚京中不幸如有去邠之行則大駕所駐之地乃京城也咸聚於行在所聽其兵曹分付一如五衛之法可也而但雖依法咸聚而

無軍粮則處之極難令各道監兵使量軍多少備粮調送而其餘則監兵使分屬於各時使之臨機調用則無臨急窘迫之患而有因勢調用之策矣

謹按五衛之法可行於蓄積之日而易廢於匱竭之時故如欲聚民莫如生財生財之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然後可以兵食俱足此其上也行在亦京師也隨處聚兵以固根本分屬監兵使備粮調用亦是因時制宜之道也誠以丙子事言之八路觀兵不即齊會無以禦敵至有城下之擧此亦不用公言故也思之痛心

足兵食

劄略曰足食而後足兵兵家之常說也我國近以兵火鐵鏈元數殘盡官廳所納將名守令爭相蠲減公私之穀並爲蕩盡脫有緩急何以接濟軍需守難得百萬勇士決難得力人所共知而朝廷恬不動念極爲寒心自慮有此弊故丁卯年間以辦糧之策十二條上陳而朝廷竟不採用又以每結量直收穀以爲常平倉之規而亦不採施亦過上年之大無分遣募粟從事官於下三道雖得數萬之穀而軍兵之失不可勝紀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古

有聖訓而以今觀之誠虛語也今日謀國每圖目前不計久遠然則小國七年之說孟子垂訓而今已七年生聚教訓茫如捕風可謂謀國有人乎言念至此氣塞無言為今之計八道魚鹽鐵之利稍 祖宗朝舊例令戶曹專管勿令各衙門諸宮家侵奪使魚鹽鐵之人樂安其業則國用足而民殷且矣

謹按國家財用皆出於民者也田里之賦國地之廣狹而所出有限多取之則為桀寡取之則為貊矣惟其魚鹽之利出於常賦之外取之有道則足以富國不至病民此公之意如此也又按東國地

狹人衆田少之所出不能給人口之所食而又況
中葉以來八諸良田盡入南草之田故民食日縮
木綿亦貴皆由於此也百契之中易禁者草契也
若使草田皆變爲穀田則不數年菽粟如水火而
家給人足國富兵強可坐以致也

兵務畫一劄 總條見原集 下同

請入援 天朝啓

其略 臣聞君臣之義父子之倫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也今而不知有此義則不足爲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矣我國於 天朝其義則君臣其恩則

父子也二百年事大之誠感動天朝故天朝聞我國
被壬辰之兵禍動天下之兵運百萬之粮復我三都
血我宗祊一毫一髮莫非天朝之恩也丁卯之亂臣
力主和我之策者非敢負天朝之恩也實由於祖
宗社故隨時制權則權變爲經自古聖賢之所不免也
然虜使劉海敢發背天朝之言則聖上以大義面折遂
使劉海色沮而退非徒不以爲怨反爲歎服不已至
於稱道華夷之中萬世綱常數　殿下宜言而不墜
皇上之褒嘉我聖明亦莫非由此一事也到今虜兵
方與天朝數月相持勝敗未決之言出自虜中者至

於斯三其言之果信與否臣不敢知以君臣父子大
義言之虛實間若間君父被兵則臣子分義豈可諉
以虛誇之言而不爲動心以廢其臣子職分之所當
爲乎今日我國所當爲者盡我兵力竭我兵糧與陳
劉摠合勢以報天朝罔極之恩此其時也而不能爲
此嗚呼當當大義有不可論而難以利害論之天若助
漢中朝得其勝勢則我國袖手備觀無勤王之舉
而日後天朝之責將何以說答乎雖天朝置而不責其
於臣子分義何哉且胡虜兆聞抄兵之舉而責我負
約則我答曰天朝則有父子之義有我則有兄弟之約

其爲輕重判矣又若被兵望救於子爲其子者守其
兄弟之約而不爲之救亦可是立言則君父大義處
亦知之乎不以此深咎我國也
又劉男旧状以臣曾以抄兵待天朝之命四度陳劉
來蒙允命朝廷雖不採施而臣劉大榮傳播四方仲
男等若久留我地則必有聞知之理矣若知而聞之
則令巡邊司及金希參即啓回天朝與我國有父子
之分我國與爾鎮有兄弟之約天朝之命萬不可違
故主兵之臣李貴請預爲抄兵以待皇命再三陳啓
朝廷以時無皇命竟不採行者雖遠爾有兄弟之約

故也以此答之則雖彼聞之條理有我國紙張之勢
而撰請大義必無所施設若有詰問之擧臣當直入
虜營奉大義答之虜亦知君臣大義何辭之有設有
不幸老臣一身猶可當之而明大義於天下從無貽
患於國家今者金希吞入去請令廟堂將此意措辭
入送不勝幸甚
又劉界曰臣之爲皇朝抄兵一事不敢諱之於虜中
者虜亦知君臣大義若聞此言不無順我之心而但
日實有此事可以有辭於彼矣若諱抄兵待命之言
而徒爲不畏怖之形則彼曰朝鮮畏我已絶皇朝也若

有抄我兵犯天朝之言則將何以塞彼言乎臣竊意今
萬歷外若有是事則臣請借尚方劒先斬當初以抄
兵爲不可者頭懸於藁街然後盡我兵力而不足則
借兵於隣敵如趙惠之所欲爲則可以明大義於天
下萬世矣昔宋臣胡銓一上正疏虜騎退却使胡虜
若聞臣劒則亦不敢生意於我國矣
謹按三諫而不聽則去古之道也公之於　仁祖
大王以君臣之義抵父子之恩直道以事盡言不
諱雖　聖意厭聽衆讒咸集輒引古人攀檻牽裾
之義期於得請乃已論事之際求至八疏九劄而

自云老臣之淚成血而不知止也此乃公一生苦心也至於抄兵八諸八援天朝之請一劍而不從二劍三劍至於十有八劍而終不回天遂使堂堂大義不得伸於當時然其尊王攘夷之義與思夏周之微意足以揭於天下後世矣

請八援天朝十八劍中三劍在此 餘見本集

請勿討劉興治疏劄啓辭

請勿討虛疑疏劄

請勿討劉興治

劄累回臣以尊周大義前後十八劄而　啓下不用

臣東臣閔證而已矣復何言第今西討之事雖出於
倡義之舉而其宗旨歸於師出無名何者興治叛狀
已著乃天朝將官也有罪無罪孫閣老以東諸大將
自當有處置之道興兵致討恐非藩臣所當為也若
欲討之則數其罪馳一扁舟先聞於孫閣老後禀於
皇上受其節制然後可以舉大義討之也況征討出
於天子非諸侯之所可擅也云云
謹按興治與汗虜在皇朝則興治接應之將而汗
虜篡奪之賊也在我國則興治倭畔之原而汗虜
腹心之疾也然不敢攻汗虜而必欲討興治者可謂

猛虎當途而不問狐狸也公前後力請勾討者殆十數章而猶且不從及至霧兵而興治離去孫㟁口又欲掣肘而竟罷舟師若早從公策何至輕興師孫多殺士卒也

請勾討劉興治章奏見本集今録一條下同

請舉義擊虜劄

其畧曰當今急務上中下三策其一乘此民心奮發之機 聖明赫然一出進住開城募召忠勇與黃都背爲犄角之勢振作八方士氣則掃蕩此賊如以山壓卵破竹之勢何患難成守伊賊與天兵相持雖不

借船以我板以我糧與之相戰而我田糧板皆爲彼
所奪非我所與至則無驗於持網罟入江湖時人曰
我非漁也孰信我我當去歲之變 皇朝出數十萬兵
運百萬石米救我三都活我生靈其恩輕重宜如何
報而到今賊入我境與天兵相持傍觀不救猶未足
負我 皇恩況齎其盜糧雖因事勢之逼迫其於後
世天下之公議何哉發兵之際欲書於壽中曰爾與
我誓天結盟乃以各守封疆爲約而滿蕃兵馬不告
渡江矣守封疆之約安在況以兄弟爲盟而掠我倉
廩害我生靈兄弟之約又安在哉我受 天朝莫大

之恩蒼生赤子皆得保存以至今日莫非皇朝之恩
也頃年皇上之被圍也義當盡我兵力竭我忠義以
報罔極之恩而我不敢有以其與爾豈天之極也今
爾入我境與天兵相戰食我糧搶我物是豈異乎子
弟攻父兄也是可忍乎我不得不偕率三軍以救天
兵然後可以盡臣子之道云則彼雖禽獸猶知父子
之義若欲固蒙恩則必撤去矣其志必欲破恩則不
可以復言遂為以逞其兇謀偽我一戰以決其勝負
亦義理事勢之不得不爾者也不然雖千里禮義之
邦終未免左衽之歸寧蹈東海而死不忍見危亡之

迫至也　聖明若爲　皇上決行此擧則爲　殿下

臣民者孰不欲死於鋒鏑之下以盡臣節哉

謹按丁卯之講和爲　宗社後稷之計也譬於句

踐之和矣固其勢也壬申之請討爲　皇明敵愾

之義也視諸齊桓之伐楚尤有大焉又況十年之

間設施方畧專爲防胡一事也然則經之重於(權)不

啻千鈞之(於)銖兩也然而計不得行公先棄世可謂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者也公若有

靈得聞下城之報戰血之淚必將化碧於地下矣

又按公之　遺奏曰金尚憲今之直臣也既有儀

忠烈臣固死固難者尚寡也此乃致(諱)中求節義之道也果能於丙丁之難借陰出萬死而立大節若使二公及見此時二公亦當同遂死難之志也

進禦敵三策劄 諸條見本集 下同

三條戰守諸策劄

論山城事劄

論禦敵之策劄

陳西邊事務畫一劄

論西邊事務劄 諸條見本集 下同

申論禦敵之策 請京畿出身勿令赴防劄

抄進前上軍務劄

請遣朴蘭英於虜中劄

請勿答胡書劄

[illegible]累曰胡書中待以天使借船助兵等事乃是我國不忍聞之語故既為援大義以責來此書之罪拿回使臣而今以回答輸歸更遣使臣所謂回答者何意也夫借船助兵待以天使乃所不忍聞之語則在我之道惟當務盡自強之策甘為被兵而不使驕虜生心於此等事然後可免貽譏天下後世承旨洪命耉之言誠為有理愚臣妄意今姑不遣使臣而待其來

問不答之由然後乃撥大戟責之曰　夫朝於我父
母之國也爲人臣子不得聞攻父母之言不且答此
書大戟所枉放不爲回答云々則辭嚴義直彼雖禽
獸庶有感發之理而我勢自然尊重矣
謹按出之前後方略皆爲時議所迴旣不能備之
於前又不能攻之於後坐見危亡之將至而似々
泄々徒事羈縻此劉郎公之易簀前八日所上也
憂國之誠病裡尤切得聞　上命出元帥作俑胡
虜扶病起拜曰　聖明在上老死何憂及其氣息
將盡見朝日照囱作氣而起再三俯伏侍者問曰

見目而拜無乃永訣 天顏之意耶公已不能言
但垂淚領之而逝嗚呼痛哉尊王之義愛君之忠
耿耿獨篤於一縷將絕之際有求之千古孰與為
儔也

備禦方畧後記

我忠定公先祖平生事實載諸國乘野史見於遺集隧辭記之丹書墓文者既詳且備若言其大者 仁祖之返正安 社之忠也 元宗之稱禰正名之義也栗谷之辨誣隆師之道也皆足以昭示天下後世也獨於備禦一策表而出之何也嗚呼公之忠孝大節光明磊落雖輿儓婦孺莫不知焉 國家四百年柱石固不待於文字之記述也公以栗門高足早聞大道兼通武畧自壬辰之亂勞勤甚多癸亥之秋已知建虜方為中國患慨然自許以趙充國之無踰老臣請

往關西料理機宜 上憫其老而不遣仍令坐運籌策疏狀啓劄歷陳陰雨之策時議見以爲過計之憂而不從不五年虜騎猝至勢如飄疾莫可以抗鋒不得已用蔡冀之計僅以圍免公曰不可往時和議而容於自守也故自丁卯至癸酉七年之間自任以國家之大計亟請於 上據險清野安用權元帥之策遂鋒斧兵克遵李文成之言亟請入援 天朝以報再造之恩以雪要盟之恥竭忠盡謀刺口極言方畧凡五六十條章奏至屢千言萬而權臣秉柄沮抑不行公沒之四年丙子虜果大肆東搶 仁祖在南漢

園中悔不用公言曰李若某枉死不聽我至此也爲之
泣下伊後丁丑正月事恥不忍言痛不忍言憤不忍
言矣丙丁之間懷愧庶和之一言一識皆傳忠節之
名于吳以前舉義討虜之十蹟九削不載尊攘之編
者史氏之輕文也余竊恨之特取公備禦之策討伐
之蹟抄節成書附以按說者金城之邑謙菴之書不
幸掩翳於當時者庶幾見白於後世也因以有慨我
永嘆者清北小醜跳踉七郡者凡莫非關西被宜飲
失於丙丁又蹂於今年之致也西師滿延而北援先
至聞者懷欣今日之小惠忘我昔年之大泣此又志

士之捲折而歸出弟此思乃足以一聯曰閱河五月
昳氣惡不見天師拜屬軍後之人尚有以知余編書
之意哉

壬申春士代孫度中序

備禦方畧跋

歲壬申春關西賊據定遠不下中外騷屑忠輔出謁新齋李先生於江上先生方修定公備禦方畧書未竣書告成授忠輔命為之跋而賊已平矣朝鮮大國也地方二千里衆不下數百萬正夫作難州郡土崩竭境內之力殫五旬乃定此無他備禦失其方也使先生此書蚤用於世豈有是哉然吾聞懲於前者慮於後也使壬辰後懲壬辰之亂必無丁酉之辱使丁酉後懲丁酉之亂必無往年之花寇賊之肆侵軼而懷及御者未必獨在於前則此書亦未嘗晚出也噫

呼忠定公以元勳碩輔遭際 聖明日夜廑兵之將
至而不能見用況今四郊撤壘兩邊無警弓矢載櫜
瘡痍甫息而士大夫相與樂承平諱敵亡不敢言軍
譚事則雖有古人之碩畫長策又安得見用於數百
年下哉甚有忠定公然後可與讀此書也先生忠定
公後孫也其將此書蓋將以闡揚先徽非專為西事
發也書之輯適在是時故并以為識五月下浣門人
達城徐忠輔謹書

附新齋日記

淸主乾隆之訃至 上及羣臣將服斬而迎勅余按儀禮曰諸侯爲天子服斬諸侯大夫爲天子繐衰不接見天子者無服往者淸汗之喪掌禮之臣貪卒不能深考禮經出於一時之惟怯則爲踰制之服今當 聖明正禮樂之日繫謬而不改則將爲魯東萬世之恥也遂取儀禮付籤于諸侯服陪臣服章送沈友能屢示之于顧相沈煜之請白本 朝一依古禮從事如或因此生釁於虜中以我當之曰儒生李度中議此禮也余將以周公之禮抗與虜之

感雖埋骨燕山不悔矣時相杜其言而不能用

我先祖延平公萬世
不貲之勳載此冊
中視者察焉
延平十一代孫象柱序